



屋檐下

致2023

从2022至2023,一个数字的变型,有些令人猝不及防,在落笔时常常需要一瞬间的停顿,生怕留恋已经过去时光。

只不过是一只蜗居的鸭子,突然抖动了一下翅膀,它会不会像一只大雁,凌空而起。

甩掉一身的萎靡和困顿,需要拭目以待。我们所说的跨年,是一具滚动的虚无,生命被推着向前,有些人遗落在路上。

一些忧伤的情绪,是缠绕身体里的酸痛、高烧、肺炎、咳嗽、鼻塞,需要夜空中烟花的炸裂。

那一天,我们写下新年问候,就是和“活着”推心置腹。

致年俗

一个喜庆的传统节气,一份质朴的民间情愫,冷冷的冬日,热闹的礼堂或乡村作坊,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,人们在这里相聚,米箩筐排成长长的队伍。

火热的灶台与蒸笼叙说着衷肠,灶后的火光映红了烧火人的脸,一笼粉团在这里作深情地酝酿,雪白的粉团熟了,米香四溢,像如缕的往事飘进了思绪。

雾气弥漫的氛围里,一条条年糕如鱼游

出,你的手轻轻捻起一条,裹上豆酥糖,揉成一团,像揉进了我们的似水年华;咬上一口,记忆里的味道涌上心头。

孩子们快乐无比,缠着长辈做小动物,瞬间便有一堆的收获。我手中的小鸟展翅飞翔,我掌心的小兔子多么可爱,童年的快乐就在这里撒播。

雪白的年糕条上,印一朵盛开的梅花,盖一幅福祿寿喜,根植我们心中对新年的祝福与期盼。

致新年

背井离乡的人,早早动了思乡的情。隔着山高路远,奔赴,是唯一信念。

回家意味着父母妻儿,有熟悉的故乡村庄,有你脚下的路,如果用一首歌来替代,王杰的《回家》最是真情:“我不在乎有没有梦里的天堂,握在手中的票根是我唯一的方向。”

把院门刷新,把对联贴起来,红灯笼高高挂起。久置的八仙桌搬出来,蜡烛烟香点燃,温热的老酒倒上,丰盛菜肴呈上,这是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,没有什么比来更充满期待。

尽管,我们仍在阴影之下,但跨过的每一道坎,都将留在过往,一张核酸检测卡,一个健康码,将是这个时代见证。

烟花绽放,星空璀璨,这是久积的情感,像

洪流一般冲撞心的堤岸,带着我们一年的酸甜苦辣,尽情的释放。

一串鞭炮坐在阳台上垂钓,目光闪亮,喜庆之鱼川流于幸福爆响的角落,天地应该一片祥和,远远送来夜的颂歌。

致母亲

2022年5月17日,您走了。

如今,我们天各一方,我不想多写对你的思念,我怕打扰你在天堂的平静,人间承受着悲欢,你在那里是否也有感知。

最近,120的疾呼常在我耳畔响起,我只能无端地想象: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也许会有不少人离开,也许,你的邻居又多了几个,见了面,打个招呼吧,就像在曾经的田地里,在镇农贸市场的摊位上,在你走街串巷的担子里。

我每天早晚上下班都能与你相望,路过的柯梅岭隧道之上,有你心爱的兰草,此刻正含苞待放。

你大半生的苦难经历,像极了这隧道的一段幽暗,此刻全都消散,那尽头却是明亮的光芒。

您常说:活着就好。

每每这个时候,你脸上从不认输而倔强的笑,就像隧道口射泻而来的阳光,消去我内心的阴郁,让我从容面对生活里不可预知的未来。

心香一瓣

诗词里的兔

□陈斌

米”的不平等生活,表达了对被欺压者的同情,算是借事咏怀的佳作。

到了宋代,同样有很多咏兔诗。这个起源于欧阳修的《白兔》:“天资洁白已为累,物性拘华书无益。上林荣落几时休,回首峰峦断消息。”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,遇到山里人,获赠白兔,引发了他一番感慨,托物言志,写下了此事。诗人用白兔自比,认为自己清白,却被牵连,想有所作为,却处处受困,只能借此托物言志,以此纾怀。欧阳修的《白兔》问世之后,梅尧臣同样写了一首《永叔白兔》,来宽慰欧阳修,虽然写的也是同样一只小白兔,出发点却不同,对欧阳修的劝说和宽慰是诗的主要内容,最后一句,最为经典。“我欲拔毛为白笔,研朱写诗破公颜”以此劝诫欧阳修忘却自身处境,能够以笑面人生。欧阳修的好友王安石同样写了一首《都信白兔》,劝诫欧阳公白兔如此美妙,大可静心观赏,不必忧虑明日之事。

元代袁桶的《舟中杂咏》,是一首写兔的短叙事诗,写得妙趣横生。“家奴拾枯草,走兔来相亲。

生来不识兔,却立惊其神。行人笑彼拙,归来如顿呻。乃知特幸脱,未信吾奴仁。”描写了一个对于兔子陌生的人对于小兔子淳朴可爱的反应,和路人反应的对比,写出了作者对于一切生物的爱怜。

明代诗人谢承举《白兔》诗:“夜月丝千缕,秋风雪一团。神游苍玉朗,身在烂银盘。露下仙芝湿,香生月桂寒。恒娥如可问,欲乞万年丹。”写的则是白兔和嫦娥的故事。诗中的白兔和灵芝,桂花香,嫦娥融为一体,短短几十字绘就一幅精彩的画面,浪漫主义的情怀扑面而来。

有了这么多诗词在前。我也效仿一下,作《翠羽吟·迎兔年》

玉兔年,月华圆,天色照无边。桂子落金,露滴银汉化仙泉。广寒宫中宴聚,香雾霏落生烟。乐尽酣、醉扶归去,云霞坠枕幽娟。

当处风景亦人间。空凝眸望,断续啼鹃。此际凭阑久倚,观鹄瑞霏,黄昏庭野蝉。故园树簇青浓,满地绿盖阴娟。待友同携手,看碧水、垂荷香妍。且渡月篷斗船。莫来辜负好春颜。明朝再愿,共把葱珑,几度华颜。

诗风雅韵

你说的三月

□窦霞

你说麦苗青了,柳树已经发芽
你说一些树,依旧光秃秃
你说悠然的南山,青露入看无

我的耳朵就听到
大地萌动,江河奔流的声音
一会在远方,一会在身体里

你还要说春天吗?
说桃花还是露水
还是提着篮子采薇的人
地摘下一片春光,
会赠与我的诗行

你看,树干伸出梅花鹿的角
蹄子上开出不同色彩的花朵
小鹿一撞就是漫天花海

你说的三月,真美
说到青草野菜的时候,
就连悲伤
都长出翅膀,飞走了

海边人家

往事杂记之北峰海涂

□王伟祥

近来,岱山坊间纷纷议论,双峰盐场将建岱山城市新区,憧憬着双峰新城前景。殊不知,这双峰盐场,一个甲子前,还是一片潮涨潮落,沙蟹横行,泥螺出没,弹鸟乱跳的茫茫海涂。

1965年10月前,自北峰上船跳至曹家南边的礁门山,再往南延伸至甲板潭地堂,筑有一根海塘。叫北峰海塘。建于1957年,塘长近5公里,塘高近5米,塘外砌筑巨大山石,塘内辅以涂泥缓坡。该塘围涂面积130余万平方米,有效地保护了岱东涂口、曹家、山岙边、虎斗诸村免于夏秋季风暴的侵袭。北峰海塘外,就是一片浩瀚的海涂。潮涨满时,海浪澎湃,冲激着海塘。潮落出时,海水退至上船跳嘴头至外南峰北面山脚,形成一条低潮线。礁门山,位于曹家南面,与曹家隔一副盐滩。

礁门山,是一群海礁组成的小山,南北排列,绵延100多米,海拔高度20多米,礁石最高处,筑有几座碉堡,不知建于何年,堡口的射击孔朝向南面的海涂。山体内挖有一只深达几十米的小山洞。里面有口浅淡的水井。礁门东侧,建有一口大硖门。涨潮时,作为曹家盐滩的纳潮口,雨天又是整个北峰区域的排涝闸。硖门排涝的浦沟往北延伸,直达曹家大院西边的硖小门。

那座硖门,虽然很小,但建得很考究,用大石条构筑而成。硖门边,还建有一座房子,主人是一位做鞋子的师傅。朝向路边的窗台上,摆放着各式各样手工制作的新鞋。我多次路过窗口,曾心想,这家做鞋师傅的手艺真好!

我上小学前,常跟着邻居的刘亚儿、刘阿雪这些比我稍年长几岁的阿姨,去礁门外的海涂赶海。当大家摆弄弄档(小木桶),准备出门时,大人们会问:去哪里?孩子回答:去礁门山擦泥螺,或者答:去擦海瓜子,擦青蛤。

那时候,生孩子自由,养孩子粗放,似同放羊。不像现在,养孩似藏宝,都是笼养着,几乎不离开视线。那时,孩子们不到干活年纪,只要不错过饭点,就随你在外闲逛,或疯玩,何况,去海涂玩一趟,说不定捡来泥螺、蛤蜊、蛏子,还能给家里添几碗鲜美的下饭。运气好,还会抓到沙蟹、旁元蟹。有一次初夏,我阿爷还鼓励我:去海涂擦点泥螺吃吃。

俗话说,稀奇勿稀奇,一日来两次,来了又回去,明早再回来。海涂对孩子们来说,充满奥妙,充满诱惑,所以,都很喜欢去海涂玩。从刘四房村到海涂,虽然有点路远,但不足惧。退潮泥螺,涨

潮蟹;大水螯螺,小水虾。初一月半潮水平,潮水落出吃点心。去海涂捡海货,还得懂潮水的奥妙。可小孩子们还不懂。有时候选错了出发时辰。大人们就会翻翻墙上挂历,算算潮水涨落。告诉孩子们,上午潮水涨满,吃过午饭再去好了。

去海涂,我们喜欢走曹家至礁门的浦沟东侧的泥路,不走东面的公路。泥路是直径,晴天路面软绵,走起来有弹性,赤脚走着,非常舒服,颇似现在时新的塑胶步行道。到了北峰海塘,第一站就是礁门大硖门。

站在礁门硖门往海涂俯瞰,涂面上尽是横行的沙蟹和跳着行走的弹鸟。远远见到人,立刻爬近洞穴口,瞪着眼睛警戒着。待人靠近,迅速钻入泥洞。这些小精灵,可真机灵有趣。

顺着塘边的台阶,走入涂里,要去找呈8字形露在泥涂表面的细小洞眼,那是蛤蜊和蛏子的呼吸孔。小孔很细,不仔细看,找不出来。凑近细看,会发现洞眼中有细细的水流涌出。用手指顺着小孔捅进去,手指碰到坚硬滑溜的贝壳,就立马抓挖。大的泥孔,能掏出青蛤,小的往往是蛏子。若动作慢了,泥中的蛤蜊蛏子就会逃得无影无踪。当年,北峰海涂里能挖到又大又肥的青蛤,但蛏子却是一种带长尾巴的黑蛏子,又小又瘦,那尾巴又细又长,颇像老鼠尾巴。蛏肉很瘦,只能烧汤吃,但味道不错,与青蛤、花蛤一样。被吃客们称为天下第一鲜。

海涂上的沙蟹很难抓。蟹洞很深又很小。顺着小洞摸进去,蟹洞都摸到了头还没有摸到蟹。明明看出沙蟹钻进去,却摸不到。乡谚有言:大蟹还是小蟹乖,小蟹打洞会转弯。蟹洞在泥中还拐弯,互相交错,甚至相连。小孩手臂短,摸不着。

在泥涂上拔蚌,有时突然感到脚底踩到一块硬实,圆滑的泥块。用手一摸,却是一只大青蛤。这是赶海的意外所得了。

海涂里,海瓜子的洞,真像是一朵插在涂面的樱花,细小而精致,但比蛏子洞稍大。泥螺,披着带泥的涎液,无声无息地在泥涂上悄然爬行,身后留下一条肥痕。很像航拍镜头中看见,地面的坦克行进在沙漠中,车后留着一条长长的车辙。

那时,北峰海涂还有一种独特的蟹,蟹壳的形状似乌龟,圆滑无锯齿,也无角刺,颜色粉红,非常坚硬。蟹脚圆而细长,个头像铜板这么大。村里人说,这是和尚蟹,后来,再也未见这种奇特的蟹。

村里的大人们,在农闲也会去捡泥螺,柯沙蟹。梅雨季节,泥螺最多,大人们会在晚上去海涂,手拎一盏风灯,叫做擦夜泥螺。手脚快的,一潮水时间,能捡一掬档泥螺。泥螺,一般腌成咸泥螺,作为下饭,过稀饭和饭汤最佳。舟山有句老话头,泥螺只只大,过饭顶煞婆。可与蟹酱媲美。泥螺同南瓜一道,还可烧成南瓜泥螺羹,鲜美无比。还可做泥螺炖蛋,泥螺炒蛋。

泥螺有毒。若烧得不熟,有的人吃了会过敏,全身面肤会红肿,乡间叫发泥螺胖。大人怕小孩多吃过敏,会哄劝道,泥螺太鲜,会鲜落眉毛的,少吃点。过去,刘四房东厢的阿道,曾因吃泥螺羹,发过泥螺胖,满脸红肿,眼睛都睁不开。

刘四房现在还健在的刘财林老人,过去是北峰海涂柯沙蟹的高手,每次去海涂,总能用纱网拖来一脚桶沙蟹。

1965年10月,北峰海塘开始围建,来自岱东、岱中和南峰的数千乡民,用手拉车为载具,搬运塘渣填海,历时一年,于1966年底建成北峰海塘。从此,礁门两边的海塘,改称北峰里海塘。新塘,被命名为北峰海塘,自北峰上船跳至外南峰山嘴,全长两公里多,围成400万平方米的涂地。随后,在所围海涂上建起北峰盐场。先晒盐,后改虾塘。从此,那块北峰海涂跨进历史册页。

后来,刘四房、吞底一些习惯于海涂上寻找美味的人,转到泥峙海涂继续赶海。正似当下,习惯在海涂讨生活的鱼山人,在鱼山成为绿色石化基地后,转移到岱西和东沙一带的海涂,重寻他们的美味。

随着人事代谢,如今已没有几个人知道北峰海涂增发生过的往年往事!

船·海·岛

□姜雨梦

每一座岛都被海紧紧拥抱着
散落的岛如天上的繁星
它们是光,给怕黑的人光明
船在靠岸——它会靠岸

有人在看海
一点淡淡的思念
就能让大海沸腾
等风来,等浪起,等雪落——在海边

海的那边还是海吗?
或许人到了一定的时候
就不会再想起那片海了
似乎那些拼命寻岸的日子从未有过

看吧,在这温柔的人间
走走停停的地方,便是岛
回不去的念想
就留给海吧!

